

岁月的花树

中国
古代
美
文
品
读

甘肃教育出版社

序

作为文学散文指称的美文一词，开始出现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但美文的存在，在中国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

与诗歌起源于模糊的情感、经验表达（鲁迅所谓“杭育杭育”）不同，散文的开端处，必定是确定信息、意义的记载与传递（记卜、记史、文告），因而就起源处而言，散文是非审美的，亦即功利的、实用的；散文的审美属性是随着人类生活的丰富，随着它自身的不断发展而派生滋长起来的。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产生于何时，是一个不易求得确解的问题，曰战国，曰魏晋，曰宋，都可以找到一点根据，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其实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人们据以判定纯文学的标准本就有异，基本的混乱在于，一些人以作者动机—文本为其判断枢轴，而另一些人则以文本—读者态度为其判断枢轴。深入地分析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在此我只想表明，在实用散文和文学散文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变的界线或不可跨越的鸿沟，就文学史的情况而言，哪些文本可以被归

入文学散文的范畴，主要在于它对我们（即今天的读者）的意义。我们是用我们的审美眼光去从历史中寻找文学散文的，只有与我们的审美观念发生某种程度的契合的文本，才被我们归入文学散文的范畴。这中间的任意性并不像想当然的那么大，因为我们的审美观念是受制于历史的延续性和社会的普遍性的。

对今天的人们而言，第一批具有明显的美学价值的散文，无疑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左传》、《战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以《庄子》、《孟子》为代表的诸子散文，将中国散文艺术推上了第一个高峰；嗣后的两千余年间，汉赋、《史记》、六朝骈散、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相继出现，古典散文的世界便形成了群峰并峙，蹊径出没，气象万千的宏富景观。散文史上，抬高某一些时期的成就，而贬抑另外一些时期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每个时代的人，都免不了要用自己时代的审美观念，重新寻绎建构一条文学散文发展的脉络主线。在很多时候，这也是散文为突破当下面临的传统的束缚，获取新的发展而采用的一种策略，所谓“以复古为革新”，无非是通过肯定比自己面对的前人更早的前人的方法，否定自己的前人而为自己对当下传统的偏离提供的一种借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古文运动”、“前、后七子”、“唐宋派”，无不有此意味；就是近世周作人等的推重晚明小品，也未尝没有一点针对“桐城谬种”，自示源流的意思。想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散文的传统，就该努力破除门户偏见，不

拘骈散，不问古今，不论古奥还是浅俗，统统承认它们各自独具的特色和意义。

一个时代散文的美学风貌如何，必然受其时代社会心理和生活精神的影响；同时，也必然最直观地映现着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和人格精神。透过文学散文去欣赏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去看那一代代人的机智与宏肆、痛苦与欢乐、清远与放逸、风雅与世俗……是散文审美中最有意味的事，具体的辞章文采的价值还要稍稍靠后——当然，这需要一种宏观的眼光，需要深入那一个个文字织成的诗意迷宫，又超然而出，俯观洞察的器识和气度。可惜的是，我们现有的古代散文研究很少给我们这个方面的帮助，在现今无数的散文选本中，本书的存在如果能有一点意义，也许主要就在于这一方面的尝试。具体的东西，都已在篇目的编排和评介中了，有几分的成功，读者自有评判，这里也就无需再说什么。

编 者

目 录

第一辑 春秋战国 智计与才辩

- 烛之武退秦师……………《左传》(3)
冯谖客孟尝君……………《战国策》(9)
齐人有一妻一妾……………《孟子》(18)
天籁……………《庄子》(21)
秋水故事……………《庄子》(26)
渔父……………屈原(31)
谏逐客书……………李斯(35)

第二辑 两汉 骨格与辞气

- 过秦论……………贾谊(45)
项羽之死……………司马迁(56)
张良遇黄石公……………司马迁(64)
报孙会宗书……………杨惲(68)
答苏武书……………李陵(75)
出师表……………诸葛亮(86)

第三辑 魏晋六朝 旷达与悲凉

与吴监书	曹 丕 (95)
陈情表	李 密 (98)
兰亭集序	王羲之 (105)
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 (111)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119)
月赋	谢 庄 (122)
与宋元思书	吴 均 (130)

第四辑 唐 欢乐与寂苦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王 维 (137)
春夜宴桃李园序	李 白 (141)
祭十二郎文	韩 愈 (144)
祭鳄鱼文	韩 愈 (154)
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 (159)
钴鉷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164)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 (168)
与元微之书	白居易 (172)
阿房宫赋	杜 牧 (179)

第五辑 宋 理性与生趣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王禹偁 (187)
岳阳楼记	范仲淹 (192)
醉翁亭记	欧阳修 (198)
秋声赋	欧阳修 (203)
爱莲说	周敦颐 (208)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211)
前赤壁赋	苏轼 (214)
后赤壁赋	苏轼 (221)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225)
跋李庄简公家书	陆游 (231)

第六辑 明 感伤与风雅

瘞旅文	王守仁 (237)
项脊轩志	归有光 (244)
寒花葬志	归有光 (251)
徐文长传	袁宏道 (253)
与丘长孺书	袁宏道 (261)
满井游记	袁宏道 (264)
再游乌龙潭记	谭元春 (268)
湖心亭看雪	张岱 (272)
柳敬亭说书	张岱 (275)
西湖七月半	张岱 (279)

第七辑 清 孤愤与世俗

游钓台记	郑日奎 (287)
醉乡记	戴名世 (295)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郑燮 (299)
鸣机夜课图记	蒋士铨 (306)
游媚笔泉记	姚鼐 (318)
病梅馆记	龚自珍 (322)

第一辑

春秋战国 智计与才辩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著，又叫《左氏春秋》。是一部记载春秋时代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历史著作。叙事严谨有序，文笔生动传神，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尤善描写大规模的战争和外交应对；是中国古典叙事散文的经典著作，对后代创作影响极大。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僖公三十年，写秦、晋围郑，烛之武说退秦师，使郑转危为安。是《左传》中最著名的篇段之一。

晋侯、秦伯围郑^①，以其无礼于晋^②，且贰于楚也^③。晋军函陵^④，秦军汜南^⑤。佚之狐言于郑伯曰^⑥：“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⑦，师必退。”公从之。辞曰^⑧：“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不利焉。”许之^⑨。

夜缒而出^⑩，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⑪。若亡郑而有益于君^⑫，敢以烦执事^⑬。越国以鄙远^⑭，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⑮？邻之厚，君之薄也^⑯。若舍

郑以为东道主^①，行李之往来^②，共其乏困^③，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④，许君焦、瑕^⑤，朝济而夕设版焉^⑥，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⑦？既东封郑^⑧，又欲肆其西封^⑨，若不阙秦^⑩，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⑪，唯君图之。”秦伯说^⑫，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⑬，乃还。

子犯请击之^⑭。公曰^⑮：“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⑯。因人之力而敝之^⑰，不仁；失其所与^⑱，不知；^⑲以乱易整^⑳，不武^㉑。吾其还也^㉒。”亦去之^㉓。

注 释

①晋侯秦伯围郑：晋侯：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秦伯：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围郑之事发生在公元前630年。

②无礼于晋：晋文公在未作国君之前，曾因内乱而逃亡国外，途经郑国时，郑文公没有按礼节接待他。这里指的就是这件事。

③贰于楚：怀有二心，而与楚国亲近。贰：两边讨好。

④晋军函陵：晋国军队驻扎在函陵。军，驻扎。函陵，在今河南新郑县北。

⑤汜（fàn）：这里指东汜水，故道在今河南新郑县北。

⑥佚之狐言于郑伯曰：佚之狐对郑伯说。佚之狐，郑大夫。郑伯，即郑文公。

⑦烛之武：郑大夫。

⑧辞曰：推辞说。

⑨许之：答应了他的请求。之：代词，指见秦伯这件事。

⑩缒（zhuì）：系在绳子上放下去。

⑪郑既知亡矣：郑国人已经知道将要灭亡了。既，已经。

⑫有益于君：对您有好处。

⑬敢以烦执事：敢：敬辞。执事：左右办事的人，在对话或书信中往往

指对方本人，是婉转而又尊重的称呼。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灭掉郑国而有益于您的话，那就以亡郑这件事来麻烦您。

⑭越国以鄙远：越过晋国以郑国作为秦国的边邑。鄙：边邑。

⑮焉用亡郑以陪邻：为什么要用灭亡郑国来增强晋国的力量呢？陪，增加。

⑯“邻之厚”句：邻国的力量的雄厚，就是您的力量的减弱。

⑰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如果放弃灭亡郑国而让它作东边道路上的主人。舍，同“捨”。东道主：因郑在秦之东，可以招待秦国过往的使者，所以叫东道主。后泛指“主人”。

⑱行李：外交使者。

⑲共：同“供”。

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况且您曾经给过晋国国君恩惠了。指秦国曾经帮助晋惠公、晋文公取得君位的往事。

㉑焦、瑕：晋二邑名。在今河南陕县附近。

㉒朝济而夕设版焉：早晨渡过河，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济，渡河。版，筑墙版。

㉓厌：同“餍”，满足。

㉔封：疆界。作动词用，即“以……为疆界”。

㉕肆其西封：扩张它西边的疆界。肆，放纵。

㉖阙(quē)秦：使秦国亏损土地。阙，空缺，亏损，这里是使动用法。

㉗阙秦以利晋：使秦国受损害而有利于晋国。

㉘说：同“悦”。

㉙“使杞子”句：杞子、逢(páng)孙、杨孙都是秦国大夫。戍，戍守。之，代词，郑国。

㉚子犯：晋大夫狐偃的字。

㉛公：晋文公。

㉜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没有那个人的出力帮助我不会有今天。微，无。夫人：那个人，指秦穆公。夫：指示词，那个。

㉝因人之力而敝之：依靠过别人的力量而又损害别人。因，依靠。敝，败坏，损害。

㉞失其所与：失去自己的同盟者。所与：所交好的人，即同盟者。

⑤知：同“智”，明智。

⑥以乱易整：用混乱代替整齐。乱，分裂混乱。易，代替，取代。整：一致，整齐。

⑦武：威武。

⑧吾其还也：我们还是回去吧。其，语气助辞。

⑨亦去之：去，离开。之：代词，指郑国。

译 文

晋文公和秦穆公率兵包围了郑，因为郑文公曾对晋文公有过失礼的事，并且亲近楚国，对晋怀有二心。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汜水南岸。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他们的军队一定会撤走。”郑文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烛之武推辞说：“我年轻的时候，本事都不如别人，如今老了，更干不了什么啦。”郑文公说：“我没能早一点重用您，现在有了急难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但郑国灭亡了，对您也很不利啊。”烛之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天夜里，烛之武叫人用绳子把他吊下城，见到秦穆公后，对他说：“秦晋两国军队围攻郑，郑国人已经知道自己就要灭亡了。假如灭掉郑对您有好处，那就麻烦您的手下打这一仗吧。但是，一个国家要跨越另一国家，在远方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边镇，您明白这是很难办到的。何苦灭掉郑国来增强邻国的实力呢？邻国实力的增强，就等于您的力量的削弱。假若留下郑国，让它作您东方旅途中的东道主，您的使臣往来经过时，供给他们缺少的物品，对您也没什么坏处。况且您曾经给过晋国国君好处了，他当时答应把焦、瑕两城送给您作为报答，可是他早晨渡过河，晚上就修筑城防防备您，这些事您当然是知道的。晋国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呢？等它把郑国变成了它的东部边疆之后，就会想向西扩张它

的疆界，那时候，如果不去损害秦国，又到哪里去得到土地呢？损害秦国利益来增强晋国的实力，请您好好掂量掂量这件事吧。”秦穆公听后很高兴，就和郑国人订立了盟约。派杞子、逢孙、杨孙留守郑国，自己撤了回去。

子犯请求出兵攻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没有这个人的帮助我不会有今天，得过人家的好处又去伤害人家，不道德；失去自己的盟友，不明智；让混战代替了团结一致，不威武。我们也撤回去吧。”晋军也撤离了郑。

品 读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战，虽然往往高标“礼义”，但骨子里却都是为了各自的私利。烛之武的成功，就在于他看透了秦晋之间实际利益上的分歧和冲突，从而从战略的高度上加以阐明。一支庞大的秦晋联军，竟因了一个老人的三言两语而顷刻瓦解，一座危在旦夕的城池，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竟也因此化险为夷，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但《左传》的作者却举重若轻，写得安闲自若。文中只突出叙写了郑文公与烛之武、烛之武和秦穆公、晋文公与子犯的三段对话，但事件始末有头有尾，战争气氛逼人，人物性格心地纤毫毕现，连这场战争的不义性质也昭然若揭。其中最可注意的当然还是那几个人物，郑文公的急来抱佛脚，佚之狐的知人善任，烛之武的善辩机智，秦穆公的见利忘义，以及晋文公的圆滑洒脱，都被不经意地表现得鞭辟入里。这当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烛之武，从他说的话看，他原也是一个怀才不遇者，因而当郑文公忽然求他说出说服秦君时，他免不了要说几句貌似谦虚，实为负气的话，但在国家危亡的严峻时刻，他最终还是能顾全大局，不辱使命。这种微妙的心理本来颇堪描摹，要让现代的作者，一

定会大肆笔墨，但在《左传》里，作者却恍若不见，只让它从对话和行为中自然流出，这种写法，后来也就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的基本特点之一。春秋战国皆有士，但《左传》中的士和《战国策》中的士，颇为不同，前者多节气而后者多朝秦暮楚，前者多诚恳真挚，而后者多大言夸饰，这既体现出两书作者思想倾向，文章风格上的不同，更反映了时代风气，人格精神上的历史推演。烛之武是一个才辩之士，也是一个爱国者，他的爱国自自然然，他的辩辞也朴实真切，这一点也颇具历史审美价值。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初年到六国灭亡，二百四十年间，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历史著作。作者无考。现行本十二策，三十三篇，由西汉学者刘向整理编订而成。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战国策》所记基本属实，但也有夸张虚构的地方，而这正是它具有文学性的表现之一。

《战国策》中活动的主要角色，是那些被称作纵横家的策士，他们身份自由，才识出众，辩才无碍，在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战国策》的文风也濡染了他们的风格精神，恣肆激越，辞锋锐利，论事周密透辟，且善用寓言、比喻说明事理，对后世史传及政论散文影响颇巨。

《冯谖客孟尝君》选自《战国策·齐策四》，写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形象鲜明。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①。使人属孟尝君^②，愿寄食门下^③。孟尝君曰：“客何好^④？”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⑤。居有顷^⑥，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⑦！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

曰：“食之，比门下之客^⑧。”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⑨，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⑩，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⑪。”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⑫。”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⑬，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⑭，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⑮？”冯谖署曰^⑯：“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⑰：“文倦于事^⑱，愤于忧^⑲，而性忤^⑳愚^㉑，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㉒，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㉓，载券契而行^㉔。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㉕？”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㉖。”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㉗，悉来合券^㉘。券徧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㉙，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㉚，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㉛，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㉜，美人充下陈^㉝；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㉞。”孟尝君曰：“市义奈何？”